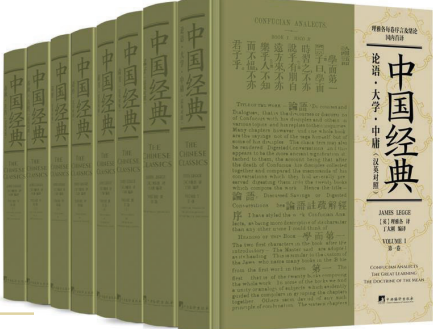


津报力荐

《中国经典》，
【英】理雅各译，中
央编译出版社
2024年9月出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牵头出版的理雅各《中国经典》多种版本汇编，为孔子诞辰2575周年献上了诚挚贺礼。这是西方汉学研究人士案头必备之书，也是儒学典籍英译巨作。丛书共分5卷，由理雅各《中国经典》的英文原版和中文导读组成。其中，英文内容完全保留了原版书的排印方式，即经传分明又有机关的排印方式，便于读者从经文读至传注，再从传注读至经文，在经传之间回环往复阅读。中文导读部分由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丁大刚执笔，内容涵盖英文原版书序和各章绪论的全面流畅的中文翻译。同时，为提升读者阅读体验，帮助读者从整体角度认识并理解丛书，丁大刚还撰写了总论，结合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逻辑清晰地介绍了《中国经典》的译介出版始末、典籍特色，以及理雅各译本问世之后，各界人士的评价及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是19世纪英国的汉学大师，是中国经典英译的践行者，是把西方汉学研究带入新进程的引领者。因为他的巨大贡献，西方汉学研究得以从“儒道时代”进入“理雅各时代”。理雅各在西方汉学史、中国经典外译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他翻译的中国经典数量前无古人，是英语世界唯一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民众较为熟悉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在中国几乎成了智慧的化身。爱屋及乌，诸葛亮武侯所推崇的管仲、乐毅也成为人们重点研究的对象。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百家争鸣的春秋，在其他诸子的眼中管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功绩与学说其他诸子又是怎样评价的呢？他究竟是襄助齐桓公“一匡天下”的治世良相，还是无视义理扰乱世道的帮凶呢？

蒋原伦教授在新书《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五篇《儒门论管子》中，梳理了儒家几位代表性人物对管仲的不同评价，读来令人颇觉有味。这位被后世誉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主导各诸侯的多次会盟、政绩斐然，并被记载于《管子》一书中。当学生问孔子如何评价管仲时，答曰“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且有事功，已经成为“仁”了，只是“器小”；但在亚圣孟子的眼中“春秋无义战”，所以“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其态度再鲜明不过了，为“伐而不讨”这样的不义之君服务，当然是看不上了，毕竟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也强调“义”；荀子更是有条件地肯定管仲的才干，但却假借孔子之口说“……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再到后世，其他儒学名家对管子也颇多微词。

看了以上文字，可能会使部分读者有些意外，但历史的原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蒋原伦教授在“后记”中写道：“起意写此书是为了厘清一些问题，纠正自己以往的一

分享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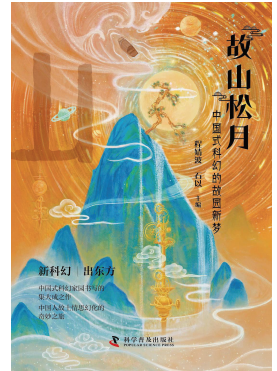
《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蒋原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3月出版。



些偏见……如一直认为庄子是瞧不上孔子的，直到认真阅读了《庄子》的内篇七篇才清楚在庄子心目中，孔子的地位如巍巍泰山……说起纠正偏见，不能不说到惠施……我对惠施一直很鄙夷……或许是那个时代形而上学思考的高峰……”所以，不仅是一般读者，就是本书作者也会犯类似的错误，或者说就某一问题在读书不够

大家读书

《故山松月：中国式科幻的故园新梦》，程婧波、石以主编，科学普及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



记》将青海油田的采油树改写为“大地竖琴”，钻探声波与敦煌飞天的箜篌音律形成频谱共振，这种工业美学与古典美学的化合反应，在苏学军《炎黄》中发展为纳米机器人修复青铜鼎的微观史诗，当3D原子打印机还原周饕餮饕餮的铸造肌理，技术理性与工匠精神在量子层面达成和解。

这种诗性智慧在贾煜《喀斯喀特》中达到形而上学高度。桂林溶洞的钟乳石生长算法被改写为宇宙熵增公式，壮族歌师的唱腔经傅里叶变换后，竟暗合脉冲星的重力波频率。作品巧妙地将《天工开物》的实证传统与“天地大炉”的宇宙熔铸为新的认知范式，证明中国式科幻的突围路径不在于技术奇观的堆砌，而在于重新发明科技与自然的关系认知。正如刘兴诗《童恩正归来》通过三星堆文物DNA复活术实现的，不是简单的考古幻想，而是对李约瑟难题的文学回应，当青铜神树的铸造秘技被破译为早期化学方程式，技术史的重写便成为文明自信的重构。

三、记忆政治学：乡愁的量子态书写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双重挤压下，《故山松月》的作家们发明了抵御记忆熵增的文学装置。李兴春《路煞》将贵州屯堡地戏面具转化为AR导航系统的视觉干扰源，侗戏师在数据迷雾中跳起数字侗

二、技术诗学：机械臂上的水墨长卷

中国式科幻的独特性在《故山松月》中体现为技术想象的审美转译。分形橙子《出冷湖

重读儒学外译经典
共襄中西思想盛宴

曹煜晴

圣书》两大系列，在中国香港和英国陆续出版，甫一问世便蜚声国际，影响力绵延百余年，至今仍然是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经典研究的重要借鉴。

随着理雅各从一名普通传教士蜕变为资深汉学家，他成为站在中西思想交会十字路口的先驱，架设起了一座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理雅各的初衷虽是为了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但他真正的成就却是将中国思想文化传至西方，诚如他在《中国经典》第一卷1861年版序言中说到的那样：“中国人是最大的一个人类家族，世界其他地区有思想的人不能不了解这数亿人所赖以生存数千年的思想。”在这样的觉知下，理雅各的译介思路和翻译策略充满严谨和虔诚，使得他的译本不仅尽可能完整地翻译原文面貌，还提供了长篇绪论与“经文辩译”式巨幅注释。

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读者也抱着极大尊重。他曾说：“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丝毫不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在意……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而他在译介注释过程中，切实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他所写的脚注不仅包含音韵说明、语义阐释，还旁征博引、译注互补，在诠释文本的同时，极大传达了儒学典籍的人格之美、思想之美和睿智之美。典籍不语，而是透上一页纸张告诉我们：真正的经典从不会

诸子鸿烈：
一场永不落幕的思想盛宴

王松林

广博时，确实会产生某种偏见。

我们今人读古籍，容易不自觉地走入偏路：或对先贤著作顶礼膜拜、全盘接受，失去了分辨、质疑、判断、取舍的能力；又或以今人视角持当下价值观的标尺对古书嗤之以鼻，认为那些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腐学说。讨论某种思想、学说，要尽可能回到彼时的社会环境看其成因、影响、价值才有意义。有些人认为只有历经千年而不过时的思想、学说才是有价值的，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有否定其阶段性意义之嫌。本书是将战国至汉初，诸子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他们之间思想评鉴进行爬梳。这些人，几乎处于同一大的历史时代，有着“第一现场”的身份，他们的文字或许更贴近那个“子学时代”。

我们现在口中常常提及的“作者”一词，在上古中国，是和“圣人”的概念息息相关，与其相对应的书写即是“子书”。田晓菲教授在《诸子的黄昏：中国中古时代的子书》一文中论述了这一书写形式衰落的原因及演变，即“想要确定子书的‘下限’”。在

在语言的切换中失去灵魂，反而能在多元的文化土壤中焕发出持久的活力，沉淀成为跨文化对话的精神史诗。这部诞生于殖民扩张时代的译著，改写了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猎奇式东方想象，以惊人的学术严谨性叩开了东西文明深层对话的大门。

通过阅读《中国经典》五卷本，读者可以想象理雅各的译介注释过程，可以感受这位投身中国典籍研究中的西方译者，是如何吸纳“以义解经”的注疏范式、如何贯彻丰富厚重的翻译策略，从而兼顾到中国经学传统与西方文化语境，呈现出这样一部儒家思想译著的旷世经典，令当代学者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后，仍然不吝赞美地誉其“为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提供了更直接的线索”，“发挥着让世界了解中国儒家经典的典范作用”。

理雅各多元的身份和丰富的经历，使得他对中国经典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和思考，构建了自己的中国知识系统。他对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不但在19世纪的西方汉学界引发深远影响，更能在人类文明亟须交流沟通、互学互鉴的当下，启迪读者新的感悟。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中国经典》五卷本多种版本汇编，我们可以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起点，全面审视理雅各一百五十多年前对儒家经典的译介阐释，更加深入地解读理雅各带来的这场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推动西方世界理解中国的、伟大的跨文化实践。

重读《中国经典》，可以让洞悉西方汉学的历史，可以探究儒学思想与西方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透视早期西方学者的文化观念与文化立场的流转，从而重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片段；重读《中国经典》，更能让当下的文化传播工作者，体察西方思想者对原有文化底色的坚持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通过他人的目光生成镜像文化认知、重新审视自己，从而思考当代世界文明对话的方法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石，书写文明互鉴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界定子书的范围后，她写道：“在魏晋时期，子书被视为代表了一个士人对他所处的社会发表的全面看法，从政治、道德直到文化；而且，这些个人看法旨在达到‘中’‘正’‘典’的效果，为子孙后代所尊重和效法。”我们不好探知在诸子百家萌兴之际，他们中有多少人已经有了这种自觉。但从结果看，按此标准他们的书写是被后世文人普遍认可的。

诸子百家时期，子书写作曾被读书人视为“著书”“立言”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学问家会对为这些书籍作注且乐此不疲了。《诸子论诸子》虽不是注疏之作，却是作者细读后为读者提供的阅读诸子思想学说的一部严肃的趣味性读物。“庄子心目中的孔子”“荀子与孟子”“韩非说老”“墨子非儒”“一毛不拔，千古杨朱”等，他们彼此间论辩与攻讦，是思想的碰撞，却也“相互砥砺，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基石”，篇幅趣味横生。作者带我们重访诸子争鸣的思想现场，在检视自己进行纠偏的同时，也是在追慕那个“最富自由意识”的黄金时代，更是为破解现代困境另觅蹊径。

放到更长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看，类似先秦诸子的思想争鸣似乎从未终结，这些思想争鸣始终以潜流的方式参与着人类文明的进程，非但没有导致文明撕裂，反而催生出更富弹性的文化机体，思想的碰撞迸发着人文的火花。在信息爆炸、知识不再被垄断、新说频频出现的当今，这部厚重而不失灵动的学术著作，既是对中华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也是一封开放讨论的邀请函。

中国式科幻的故园书写范式

姚明

者”命题的赛博重构，当真气运行被证实为生物电流的混沌运动，江湖便成为神经网络的隐喻。

五、文明对话论：东方智慧的星际投射

《故山松月》的终极价值在于构建了跨文明对话的文学范式。刘宇昆《计时器交响曲》将成都茶馆的盖碗茶仪式改写为宇宙文明校准器，竹椅扶手上的包浆被论证为时空曲率的可视化痕迹，这种将地域经验升维为宇宙法则的想象，在阿缺《重庆的尽头是晚霞》中得到镜像呼应，山城雾中的霓虹光谱被破译为外星文明的摩斯电码。

这种对话意识在海外华人作家群体中尤为显著。江艾《海洋女神妈祖》让妈祖信仰在星际殖民时代重生为生态保护神祇，昼温《泉下之城》将山西醋坊的发酵工艺改写为地外生命培育方案，这些创作实践验证了萨义德“旅行理论”的东方变奏，当地方性知识穿越光年尺度，便成为破解费米悖论的文化密钥。而全书压轴的戴锦华等学者《故园科幻五人谈》，更将这种对话从文本层面提升至理论高度，在“新科幻出东方”的旗帜下，中国智慧正在为人类文明提供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范式。

结语：在记忆的境界之外

《故山松月》的文本构成一个自我指涉的莫比乌斯环。当刘慈欣在《重返伊甸园》中用引力透镜观测故乡的星系往事，当分形橙子将冷湖油田的抽油机改写为记忆提取装置，这部作品便超越了类型文学的边界，成为文明记忆的粒子对撞机。在清溪村中国当代作家签名本图书珍藏馆玻璃展柜里，木质书架上，这些签名本正在发生缓慢的量子隧穿效应，纸页间的乡愁熵值在不断降低，而文明的信息熵在持续攀升。这或许印证了海德格尔的预言“技术的本质绝非工具，而是真理发生的形态”。本书的终极价值正在于科幻作家在稿纸上落下“故乡”二字时，他们正在创造人类抵抗时间熵增的文学虫洞。

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元宇科幻未来技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好书推荐

农村娃的春天

李芳

《黄河滩上四季歌：春雷轰隆隆响》，鞠慧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我老家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小村子，它没有名胜古迹，也没有名山大川，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但对我而言，却是特殊的存在，是我一生的牵挂。那里的风土人情，草木砖瓦都深深留在我的心底。有时，我也想写点什么表达我对家乡的情感，但每每提笔，总觉得词不达意，最终叹息一声，搁笔作罢。所以，当我看完鞠慧老师写的《黄河滩上四季歌：春雷轰隆隆响》这本书的时候，真是欣慰又惊喜。欣慰的是，终于有人把我对家乡的那种依恋写出来了；惊喜的是，书中写的虽然是齐鲁大地的事情，但我这个燕赵大地的人读起来却很亲切熟悉，很多事情我小时候都干过呢。

这本书不厚，是四季歌中的第一本，以一个叫谷雨的女孩子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黄河滩上的九个小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农村娃眼中别具特色的春天。

农村娃的春天是清新质朴的。这里没有五颜六色的零食，没有精致昂贵的玩具，但孩子们自有得天独厚的美食和自己的游戏方式。嫩绿清甜的榆钱，可以生吃，可以做窝头，可以煎成食饼；别具特色的煮蛰虫，时令新鲜的茵陈团子，鲜嫩肥美的蘑菇荻，大自然馈赠的食材，家人温情的烹饪，吃到嘴里是舒畅和满足。一个木质的柶，一把小鞭子，旋转出伙伴的亲密，游戏的快乐；跟着爷爷去田里捉蛰虫，是玩耍也是劳动；爬到树上采榆钱，满满的成就感；看奶奶给石榴花骨朵挂红线，有好奇也有期盼。天地之间都是游乐场，吃食都是应季的，左邻右舍都是玩伴，别提多自在了。这些活泼泼鲜灵灵的吃食和游戏都是自给自足，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的，所以快乐都是由衷的。一切都是那么淳朴清新，带着满满的生活感，让人羡慕的同时又心生向往。让我这个大人也不禁回忆起我小时候上树爬墙的日子，自由自在又无忧无虑！

农村娃的春天是友善热闹的。在农村，一家有事百家帮，还保留着最淳朴的乡亲情谊。采榆钱的时候，奶奶会送给前院的二奶奶，后院的婶婶，还有要好的弥小帅家；弥小帅家盖新房的时候，会借谷雨家的夯，会请六伯唱夯歌，还会请九伯垒墙，请全村人帮忙。当然，还会请伙饭，热热闹闹，邻里和睦得像一家人。你会震撼于六伯夯歌的威力，也会佩服九伯技艺的高超，更会被农村中弥漫的那种温馨的传统氛围所感染。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纯净得仿佛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

农村娃的春天也在悄悄变化。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这个变化是悄无声息的，但我们仍能从容谷雨的生活中窥见一二。在《杂杂杂，转转转》一文最后有一句话，“麦收时，爸爸妈妈能回来吗”，从中可以看出，谷雨是一个留守儿童，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他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这也可以从后面的故事中看出端倪。谷雨虽然被爷爷奶奶照顾得很好，但仍能从中看到他对父母的思念和淡淡的忧伤。而在《夯歌》一文中，滩外的牛牛来看打夯时透露，“在我们那儿，都用电夯。最差的，也是用拖拉机压地基”。不过，他还是巴巴儿地走远来看打夯。这里既有对传统工艺的肯定，也有对现代科技的渗透，传递出对农村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黄河滩上的一个小村庄，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个普通孩子的平常春天。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激烈跌宕的冲突，有的是柴米油盐，邻里乡亲，琐碎日常，却最能体现农村春天的恬静、自洽、安然、祥和，这是现代农村、农村娃的一个缩影，字里行间浓缩了作者对家乡真挚的情感。家乡啊，何尝不是我们读者心中永远的“桃花源”呢？

我也是农村娃，我的心中永远留着家乡春天的剪影。